

天下至尊



童淫域血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辽新登字3号

血域淫童

XIEYUYINTONG

李凉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广播电视报印刷厂印刷

字数:420,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2.5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任宁

封面设计:刘冬辉

责任校对:合力

ISBN7-5313-1189-5/I·1066

(全三册) 定价:13.80元

内容简介

裘姑失踪了。

多少人，垂涎她的美貌。多少人，多少帮派，觊觎她身上带着的诸多武林至宝。

武林盟主为她担心，派出高手四处寻觅，而此时她却正在一个世人罕至的险峰绝顶，被迫无奈地，练着许多高深的武功。

那许多邪恶的血，顺着她的湛龙剑，一路滴下……

当她卷入爱的漩涡，渴望爱的甜蜜的时候，等待着她的，却是曲曲折折，诸多不如意。

裘姑爱恋着的那个魔童，终于练成了天玄神功。武林面临的腥风血雨……

但魔童心中的爱，会给谁呢？

目 录

第一回	天玄幡不翼而飞飞何处	 (1)
第二回	玉面女寿辰惊变闯江湖	 (100)
第三回	探皇宫宿老愈思长相守	 (216)
第四回	斗淫徒裘姑设计驱恶僧	 (270)
第五回	伤女无踪凡夫难知天下事	 (349)
第六回	奇峰有路绝人异禀怪传功	 (418)
第七回	青春一逝走遍天涯无觅处	 (495)
第八回	受囚学武高手来袭亦无妨	 (543)
第九回	人心鬼域随处刀光剑影	 (581)
第十回	父辈前仇何必各奔东西	 (666)
	暗施毒计自家烧成白地	
	各怀鬼胎转瞬皆落伤亡	
	东施效颦自封盟主成何用	
	晓以大义黑白二道共一旗	
	玉面娘娘厮杀过后自有真情在	
	三手通圣医生扮罢又查路边尸	
	孪生姐妹命运多乖凭缘份	
	倩女幽怀纵有豪情也相思	
	图谋画饼狼牙狗爪鸟兽散	
	天玄功成展翅乾坤作鹏飞	

一念心清静，
端身坐宝莲。”

一个人已到门口，肥头胖耳，秃顶大肚竟是个和尚，满面红光，看上去只有五十岁光景。他一边进店，一边吟道：

“行也布袋，
坐也布袋，
卧也是布袋；
整日欢天喜地，
无比清闲自在。”

一根黑色棍子背在肩上，后面确挂着一个布袋，他向各桌一看，哈哈笑道：

“生意可真好，并且都是大主顾。”

孔大成默默坐下，除他之外，众人听和尚的话，神情都为之一动，齐冷冷细细打量他。

和尚走到中间一桌，对桌旁那人单掌行礼，道：

“阿弥陀佛，你不看佛面就看观音菩萨面，让我向你化个缘。”

那人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相貌有点像雷堡主，又有点像关龙宝，他翻眼看看和尚，淡然问道：

“你化老朽什么？”

和尚指指椅子，道：

“我化这个座。”

他也不等老者答应，就一屁股坐下了，把布袋朝地下

一放，棍子靠肩竖着，把胸前衣服率性全敞开。

那老者也没有说什么，自顾低头慢慢品酒。

和尚朝掌柜的道：

“大老板，我是进庙吃素，出庙吃荤，上山吃野兽，下山吃人肉，你有什么鸡鸭鱼肉，不忌肥瘦，不忌生冷，全搬来，我这个大肚全能装，又不会生病，如果这店是黑店，那最好，就把人心切来下酒，人肺炖汤，人肝油炸。可别把‘那活儿’给我吃，我就不吃那东西，听说吃了那东西，死后不能投胎转世。”

孔大成怒火全消了，他忘了喝酒吃菜，一味看着和尚，看得兴起，脱口问道：

“大和尚，你是在那个庙修行的呀？”

和尚看看孔大成，笑道：

“你要问我这事，你可听我……”

他轻咳一声，吟道：

“禅也坐厌，经也吟倦，也不愿还俗修圣成贤，
富贵荣华已如烟，暗中久羨松鹤，长游名山，
清风伴，白云伴，夜醉朦胧曲，书弹空灵弦。”

店伙送来一壶酒，和尚壶对嘴喝了一大口，又吟下去：

“从此洒家云游去，管什么东西南北，管什么夏炎冬凉。

方丈德高望重，八面威风，但怎比得俺挂单的，睡也睡得，吃也吃得，

既懒散，又悠闲。”

孔大成鼓掌叫好，道：

“痛快，痛快，你正合我意，要是你自己还没叫酒叫菜，你这一顿就算我请客，这顿虽是已成过去，下次一定由我请。”

裘姑饭在口中，忍不住笑，一口饭全喷到地下。

靠门另一张桌上一人脸色阴沉，冷笑一下，呸的一声朝地下吐一口口水，斜眼瞄孔大成一下。

孔大成顿时暴怒，拍桌站起，朝那人喝道：

“你呸谁？你是不是看大爷不顺眼？”

那人嘴角挂着轻蔑的冷笑，不睬不理。

道士喝了一口酒，看裘姑一下，又吟起来：

龟因灵穀兔因毫，

鹤因顶红翠为毛；

花因色妍遭蝶恋，

鸟因声好被笼牢。”

裘姑心头一凛，暗忖这分明是对自己而发，这下子她不由得不多打量道士几眼。他身上别无他物，只有一把剑，一柄拂尘。

孔大成见没有人回答他，以为人怕他，他又是只好气呼呼坐下。

和尚接着吟道：

“禹迹九州汤受业，

秦吞六国汉登基；

为人虽有千条计，
只恐苍天不顺机。”

这一次和尚像是故意用足了中气，声音宏亮，震瓦动梁，众人都暗暗吃惊，光听这声音就知和尚是个武林高手。

孔大成圆睁二目，看着和尚，又惊又异。裘姑更奇，如此高手难道真是冲着自己而来？道士仰首长啸一声，震得人人耳朵嗡嗡作响，啸罢对和尚笑道：

“敬问大和尚可是了性大师？”
和尚一拍大腹，笑道：
“不敢当，不敢当，我看道兄就是真观道长出尘了。”
道士道：

“大师所料不差，贫道正是出尘子。”

二人一道法号，裘姑恍然大悟，心道原来是他二人，闻名已久，今天才一睹庐山真面目。

原来二人都是江湖上独来独往的人物，说正不正，说邪不邪，有时奸淫妇女，有时抢劫财宝，有时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二人与裘辰飞无怨无仇又无恩，也素不来往。

一个是嵩山少林寺逐出门墙的和尚，一个是安徽黄山修真半途而废的道士。

孔大成见大家全不把他放在眼上，气呼呼出去拿来“皂白幡”猛地插在桌上，继续吃饭，样子极为傲然。

了性大师道：

“道兄此来，是游山玩水，还是寻旧访友？”

出尘子道：

“贫道漂泊已惯，四海为家，日子皆在奔走之中，不知大师此去何方？”

了性大师道：

“贫僧与道兄一样，也是命中注定到处奔波之人，今日得遇道兄，大慰仰慕之怀，就此敬道兄一杯。”

二人举杯对饮。

孔大成见众人仍然不对他加以注意，又闷又气，等裘姑吃完饭，抓起“皂白幡”道：

“走。”

裘姑付完账出去刚坐上车，各桌客人全朝桌上扔点碎银子跟了出来，一个个一声不响全挤上车。

孔大成怒火大炽，喝道：

“你们眼睛可要放亮点，走路别朝墙上碰。”

了性大师由布袋中摸出一大锭金子，约有二十两重，扔在他身边，道：

“我是去给金寨主拜寿的，这个赏你。”

孔大成看看其他众人，大家有的看着他既不作声，也无表情，有的眼望别处。他咽一口口水，拾起金子道：

“你们为什么不早说？早说了，我知道大家是一家人，刚才店中大家吃的喝的就该全由我请。好吧！这次已成过去，下次再由我当东道主。”

他鞭子唰的一下，打马启程，高兴得唱起江湖山歌：

“龙头拐哟长又长哟！——”

咱家生在黄河上哟！——

生平不慕名和利哟！——

只爱钢刀快马和热心肠哟！——

热心肠哟！”

放在平日，裘姑看到孔大成发怒，得金子吹牛，唱山歌，她一定会失口而笑，但这时她已无心笑，她已觉察到众眼神中却有点阴险味道，如果他们知道自己身上带着许多宝物，万一突下毒手，车小人多，实在不易防备。

车行将近二十里，裘姑伸手触触孔大成，等他回头，她打个手势叫他停车，车停下后，她慢慢下去，道：

“车子颠得厉害，我有点头昏，想自己步行，你们先走吧！”

出尘子也下了车，道：

“岂能令少女在荒道上独行？我来陪你走。”

了性大师笑道：

“道兄，一人陪不如两人陪，我正闲着没事，义不容辞。”

其他诸人也纷纷下车，了性大师笑道：

“这真有意思，做护花使者，谁也不甘落后。”

孔大成有点不耐烦，道：

“你们这帮人真怪，人家上车，你们也跟着挤上车，人家下车，你们又跟着下车，嘴上说是护送，依我看，你们

都是色鬼。”

鞭在空中唰的扬了一下，要赶马动身，了性大师笑道：

“慢点，我有话说。”

他踱到孔大成身边，嘴向上凑，孔大成弯腰低头，把耳朵凑过去，了性大师右手疾起在他背上一拍，孔大成闷哼一声，身子倒在车上，了性大师伸手在他怀里把那二十两金子摸出，又摸出裘姑原先给的五两金子，和一些碎银子，又随手抓住他身子一甩，孔大成落向路旁五丈外水沟里。

了性大师把金银托在掌上，笑嘻嘻向众人道：

“这孙子也不想，自古以来，只有出家人化在家人的缘，从来没听说过在家人拿出家人的金银，此例绝不可破，要是破了，出家人可就只好喝西北风了，道兄，你说的是吗？”

出尘子笑道：

“那有不是之理，这个曾孙子大概是吃错了菜，真以为他们寨主是天下武林盟主了。”

了性大师笑道：

“你称他是你曾孙子，我这和尚就成了你的儿子啦，对吗？今天正是个黄道吉日，我就向你行礼吧！”

他真的弯腰要向道士拜下去，突然他右手一送，掌上金锭银锭齐向道士飞去。

出尘子人极机警，又素知了性大师面善心毒，况此来

皆怀有鬼胎，所以见他无缘无故对自己客气多礼，心中已有戒备，见他双手一动，早已闪在一旁，忽听一声闷哼，一人倒地。

倒地那人是关东三魔的小魔林刚山。他紧站在出尘子身后，没有看到了性大师扬手，等出尘子闪开时，金子、银子全打中身上，那锭大的金子，正打在他心口，他闷哼一声，顿时倒地，吐血死去。

出尘子笑道：

“无量寿佛，你们佛家的金银，我可消受不起。”

众人心中全是一凛，暗道：这和尚真毒！

林刚山的哥哥林刚川蹲下，探他弟弟鼻息毫无，站起来厉声对了性大师道：

“敢问大师是有意还是无意？”

不等和尚回答，出尘子忙接道：“大和尚不远千里而来，岂能是无意。”

了性大师明知，出尘子是在从中挑拨，但他既无法道歉，又无法把过错推到出尘子身上，于是只好不语。

林刚川脸色加寒，伸手解下背上两柄叉，前跨两步，就要动手。

出尘子离他最近，等他刚迈过面前，双手突起，四道毫光过去，林刚川惨叫一声，短叉落地，双手抱头而倒。

众人见出尘子对林刚川偷发暗器，皆吃一惊，了性大师也是楞住。

出尘子笑向性空大师道：

“他二人是一伙的，你杀了一个，另一个就是你的仇人。我这样做，是替你消灾免难。”

他弯身从林刚川头上、后心，拔下四枚毒蒺藜，放进怀里。

了性大师笑道：

“道兄的身手，今天第一次看到，佩服！佩服！”

出尘子道：

“比起大师来，贫道自知相差尚远。”

裘姑对另外七个人微笑道：

“我看，不久你们都会一个个死在这两个方外人的手里。”

七人心中同是一寒，冷眼瞪住道士、和尚。

了性大师和一瓢子同时向七人打量，互相看一下，又盯住裘姑。

出尘子向她道：

“你要是存心挑拨离间，死的就是你。”

裘姑好像没听见道士的话，仍然微笑向七人道：

“我看，你们七人不如联手把这两个方外人杀掉，单打独斗，你们没有人是他两人的对手。”

出尘子向七人道：

“你们可不要中了这小丫头的鬼计。”

他一边说，一边向裘姑走去。

裘姑一笑，溜到那位像田堡主也像文运令的老者身后，对出尘子道：

“我可打不过你。”

出尘子站在那老者面前不动，神情毫不把老者放在心上。

裘姑拔出“涵碧剑”塞在老者手中，道：

“这个臭道士很凶，你得防备一点。”

老者冷冷道：

“我就是不怕人凶，即使你不说，我也要会会这位道长。”

出尘子斜眼而睨，道：

“真人面前不打诳语，如果贫道没有看走眼，阁下就是黄河龙头唐仁鸿。”

唐仁鸿道：

“既知我威名，你就谦虚点，别那么嚣张。”

出尘子仰天打个哈哈，打唐仁鸿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

了性大师道：

“唐老英雄叫你谦虚点，你就谦虚点吧！”

出尘子回头看了性大师，二人满眼同是诡谲猜疑。出尘子转过头去对着唐仁鸿，却是对和尚说：

“大和尚，你用不着拿话来激我，今天的事，咱们大家肚子里明白。”

了性大师哈哈一笑，道：

“我这样说，是为了你好，因为唐老英雄手底下不凡，动起手来，你要吃亏。现在既然你对我起疑心，我就把话

收回，刚才我对你说的话，全等于放屁。”

裘姑笑着接一句：

“也全算是对牛弹琴。”

了性大师又道：

“道兄，人家唐老英雄剑已在手，事情既然已到这一步，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我劝你能忍就忍一下吧！”

出尘子也不回头，嘿嘿一笑，对了性大师道：

“大和尚，多谢你的好意，等贫道同唐老头交待完毕，一定同你亲热亲热。”

他慢慢拔出剑，朝唐仁鸿道：

“唐龙头！今天我不是想杀你。我是想得你手上的剑，你的死，不过是顺便倒霉而已，明白吗？”

唐仁鸿不答，挽个剑花，一剑朝道士刺去，剑尖直指胸口，用的是山西朱家的“一字玄玄剑法。”

出尘子一边还手出招，一边笑道：

“原来你是山西佬朱雄的门下，朱老头已经死啦，今天我就做做好事，送你去阴间见他。”

他嘴上刻薄，脚下、手上可一点不敢疏忽，一套“回手剑”，使得有板有眼。

裘姑捡起一块小石头，朝了性大师投去，随即一闪身，躲到黄脸汉子身后，慢慢说道：

“道士已经同人动上了手，你闲在一边干什么？这里个个是高手，你随便挑一个吧！你打不过时，我帮你。”

了性大师笑道：

“小姑娘，你的激将法能激动道士，可激动不了我和尚。

他走到林刚山尸体旁蹲下，捡金子、银子。

裘姑心头一动，又生一计，笑道：

“大和尚，出家人可不能贪图别人的财宝，对不对？”

了性大师站起来，扬扬二十两重那锭金子，道：

“不错呀！这锭金子是我和尚自己的呀！”

裘姑道：

“那锭五两重的金子，是早上我给那车夫的，总该还给我才对。”

了性大师恼她刁钻古怪，想乘机给她一点苦头吃，遂笑道：

“既然是你的，就还你。”

他做势要轻轻抛出，手到一半，猛然加上八成力，一道黄光，疾飞而出，朝裘姑乳下打去。

裘姑就期待他这一下，等黄光将到，身子一转，站到身后一人左右，正挡住那人左边退路，同时右手乘势扣住他左臂，轻轻一带，那人又无法向右移动，再者，他只突然看到裘姑闪开，看到黄光时，金子已正重重打在他腰眼上。

他同林刚山一样，哼了一下，双手捧腰，两眼上翻，倒在地上。

裘姑伸手扣他左臂，又轻轻一带，手法异常快速灵巧，旁人全未看出来。这时，她向旁边五人笑道：